

3D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国庆期间上映

突破性思维 激活了这部中国动漫经典

■本报记者 张祯希

在80后、90后中国观众心中，都住着这样一个经典形象。他倒骑小毛驴儿，蓄着山羊胡，表面上嘻嘻哈哈，却胸怀正义之心，总能想出各种巧妙的法子，为老百姓伸张正义——他便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世纪80年代经典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40年后，这个温暖不少人童年的智者以更年轻的姿态归来。3D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上映。这一次，3D动画技术代替了手工偶动画制作，阿凡提也从原作中的大叔变为青年，在一场解救百姓危机的冒险之旅中，追捕、动作戏轮番上演，青年智者性格中刚毅勇敢的一面被推至台前。

事实上，阿凡提只是中国众多经典原创动漫形象中的一个，同他一起被美影厂列入“重启”计划的，还有孙悟空、葫芦娃、雪孩子等。新版创作者对变与不变的尺度把握，以及其上映后产生的传播效果，都将为激活老经典这一命题提供重要参考。《阿凡提之奇缘历险》的艺术顾问胡兆洪，曾经担任过《阿凡提的故事》的摄影工作。在这位新老版本的亲历者看来，当年阿凡提动画的成功，是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先天优势与中国学派对艺术本体之美强烈追求共同造就的。当下这个经典形象的回归，需要保留经典特色，更需要基于新审美、新时代的创造性突破。

是续集，也是对“阿凡提模式”的破题

堪称国漫经典之作的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一共出了13部，集纳了民间传说中的多个智慧小故事，拼凑出阿凡提智慧幽默的经典形象。但一个个短故事并不足以撑起一部85分钟的大电影，于是，构建一个全新的故事成了阿凡提走上大银幕的第一步。

与老版本中阿凡提用聪明智慧保护老百姓的利益的故事不同，这回阿凡提要面对的危机更为宏大。一场突如其来的水荒危机打破了葡萄城的平



与老版本有所不同的是，《阿凡提之奇缘历险》中主人公所面临的危机更为宏大。（上海美影厂供图）

静，青年阿凡提在百姓的信任与嘱托下，担负起寻回水源的重职，与老对头巴依、水务官哈孜一同踏上穿越戈壁荒川的冒险之旅。随着调查的深入，天灾背后的阴谋逐渐浮出水面……“从为邻里百姓打抱不平，到解决老百姓的生存危机，阿凡达的眼界和使命都更加开阔。”在主创看来，这一版大电影是老经典的续集，也是立足当下审美习惯，对“阿凡提模式”的一次破题。

新版大电影中，巴依老爷不坏了，阿凡提恋爱了……《阿凡提之奇缘历险》中一系列针对人物的改变有些大胆，一开始并未得到老一辈动画艺术家的认可。比如，阿凡提与新增女性角色古丽仙之间的火花，就曾引起过胡兆洪的不满，但这条情感线最终还是说服了老动画人。他认为，电影中这份淡淡的情愫，填补了过往作品中阿凡提人际交往层面的叙事空缺，常人的情感恰使阿凡提的形象更为立体丰满。

《阿凡提之奇缘历险》中也体现了独具一格的地域风貌。影片将喀什作为

故事发生的主场景参考地，阿凡提生活的葡萄城中的主建设风格参考的便是“高台民居”，力图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富饶安康的喀什古城。

尝试用3D技术模拟偶动画质感

手工木偶动画的形式为《阿凡提的故事》增添了灵动的质感与艺术的温度。如今《阿凡提之奇缘历险》采用了更为高效的电脑3D制作方式，人们心中熟悉的偶动画质感却并没有被完全舍弃，角色造型延续了圆润细腻的偶动画质感。用3D技术模拟偶动画质感，正是在致敬中孕育出的一种形式创新。

“偶动画的技术关键在于将角色做出来。”胡兆洪回忆起当年的制作经历。动画角色不但要有符合主题的精致美术设计，还要具有实用的物理运动功能——能够定格出不同的动作。如此一来，从人物到动植物，再到哪怕是非生命体，每一个动起来的角色都要经过独一

无二的设计与制作。当年，美影厂专门制作木偶的部门有百来号人，铁丝、塑料、橡胶、铝、铁等材料都被运用其中，对于材料的选用与组合，考验的不仅仅是制作者的动手能力，更是融会贯通的创作经验。主创介绍，为了还原这种充满温度与个性的手工质感，《阿凡提之奇缘历险》比一般3D动画花费了更多的制作精力。

对于《阿凡提之奇缘历险》，胡兆洪也透露出美影厂老一辈创作者才有的一丝遗憾与无限期许。原来，在创意之初，主创团队也曾有过用传统木偶动画的方式制作大电影的野心，只是各方面的条件都未能达标。“手工定格动画的技术经历了迅猛发展，早就与从前大不一样，3D打印、精密机械等先进技术被运用其中。”胡兆洪介绍。在这位老动画人看来，当年“中国学派”之所以佳作不断享誉国际，与创作者们孜孜不倦的美学追求，以及在创作形式上的不断进取息息相关，如今的动画人更不应丢了那份创新精神。

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品，携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联合演出《漂泊的荷兰人》

荷兰人的这艘大船又一次漂到上海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红色的巨轮“从天而降”，100余人规模的合唱团化身幽灵水手在船舷上，唱响漂泊海上的思乡之歌，这样的恢宏场面点燃了上海观众的热情。上海歌剧院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联合演出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该剧由上海歌剧院与上海大剧院联合出品，由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指挥，集结中、德、美、瑞等多地的艺术家联袂合作。这是继1999年上海大剧院首次上演《漂泊的荷兰人》后，沪上观众又一次领略这部气势磅礴的瓦格纳作品。

《加勒比海盗》中由约翰尼·德普主演的杰克船长深入人心，鲜有人知，这个成功的电影IP灵感来自于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歌剧巨制是瓦格纳艺术成熟期的重要作品，以北欧传说为灵感。剧中，荷兰人是被魔鬼诅咒的水手幽灵，被迫在海上漂泊，只有女人的爱和牺牲才能结束他的诅咒。而荷兰人每七年才能上岸寻找这位女子。着迷于“荷兰人”传说的少女森塔，执着于将荷兰人从数百年的漂泊中解救出来，却在重重误会之下，最终与幽灵之船共同沉入海底。主创表示，瓦格纳的第一个版本有着强烈的悲剧色彩，直到晚年，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又对故事结尾有了一次改编。

两相比较之下，德国埃尔福特剧院选择了更具悲剧意味的处理，全新制作于今年3月在德国首演。埃尔福特剧院坐落于被誉为“德国音乐之乡”的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有着100多年的历史。自盖伊·蒙塔冯任剧院总经理后，推出了多部经典歌剧的全新制作。而致力于瓦格纳研究的他，也成为该剧的导演。他在这一版中着重挖掘了女主角森塔的内心世界，舞台两侧的弧面即是荷兰人巨轮的船舷，同样也成了少女着迷于传说，反复写下这个故事的画板。德国

上海歌剧院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联合演出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演出。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首演在当地获得好评，时隔半年，联合上海歌剧院的演职人员再次上演，蒙塔冯连用三个“太荣幸”，在他看来，荷兰人的漂泊之船这一次成了连通艺术的友谊之船。多国演职人员的合作无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当排练时中德演奏员共同奏响序曲的那一刻，音乐跨越国界所带来的美的享受让人忘了此时身在何处。”

对于此次执棒的著名指挥家、钢琴演奏家许忠来说同样激动人心——此前德国首演是他的指挥生涯第一次诠

释瓦格纳作品。这一次，他又将带领两国团队携手，希望给观众带来听觉、视觉的全方位惊喜。他特别提到，尤其是作为幽灵水手出现的合唱团，能够起用超过百人的团队，这在舞台上是非常“奢侈”的。

百余人的合唱团也给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带来震撼：“排练时简直快要把屋顶掀翻了！”此前大剧院组织的观众探班，提前领略了这样的磅礴气势。在舞美设计汉克·欧文·基特尔的导览下，观众站上舞台探索“荷兰人号”，

红色的巨轮其实只有面向观众的一半，舞台滴落而下的“钻石之泪”既是与故事中荷兰人给森塔父亲的钻石呼应，同时也象征着森塔救赎荷兰人的纯洁之泪。

值得一提的是，在领略恢宏的瓦格纳歌剧之余，上海歌剧院、上海大剧院特别加码，推出一场瓦格纳歌剧选段集萃音乐会，上半场为《唐豪瑟》“专场”，下半场囊括了《罗恩格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等瓦格纳代表作。

海外视点

2017年全球文化设施耗资99亿美元

■本报记者 王筱丽

阿布扎比卢浮宫、开普敦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根据美国数据调查机构近日发布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指数》显示，去年全球范围内共诞生107家艺术场馆，总投入达到99亿美元，其中包括场所翻新、扩建的费用，这两个数字均高于2016年的101家场馆和84.5亿美元。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指数》是由美国数据调查机构基于全球文化区域合作组织提供的数据发布而成。从《指数》中可以看到，北美的“产量”仍旧排名第一，拥有43座新文化场馆，欧洲和亚洲则以33座和21座紧随其后。2017年最贵的场馆则花落阿布扎比卢浮宫，该建筑共耗资12.6亿美元。这座历时十年修建，占地约2.4万平方米的博物馆于去年11月正式开放。

除了已完工的场馆外，在去年宣布建设仍未完工的123处场馆总投资也达到了76亿美元。《指数》还指出，全球排名前75的城市只拥有31%的新场馆，这也代表文化场所的建设正逐渐

“去中心化”，例如澳大利亚的珀斯和美国的孟菲斯都各有四处文化新设施，而一线城市的文化设施则趋于饱和。

与往年将文化场所分为艺术园区、表演中心和博物馆三大类不同，今年的《指数》新增了“多功能艺术场馆”。“文化设施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和美术馆，而是更多地与娱乐、休闲、餐饮结合了起来。”咨询公司创始人艾德里安·埃利斯这样谈到去年的场馆新现象：“去年不少新兴的文化场馆将展馆、酒店、活动空间集于一体，这也代表艺术基础设施在人们的体验式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不过他也同时表示，这种潮流也对文化场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促使他们要在教育和娱乐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报告同时显示，过半的赞助方都是非盈利性机构，40%为公共团体，仅有8%为商业组织。在埃利斯看来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过去25年间，各个国家都在艺术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投入，但其中不少只是作为提升旅游业和吸引外来投资的手段。”

庞余亮作品书写父辈故事

从目送“背影”到直面父亲的眼神

■本报记者 许畅

前不久热映的电影《邪不压正》里，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面临着终极困惑：谁是他的父亲？他有洋爸爸、有中国爸爸、有从小拜过的师傅，但真正的父亲究竟在哪儿？“寻父”是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母题，不少作品表达的多是畏惧或感动。作家庞余亮在日前出版的首部自传体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和小说《有的人》里，则重新打量、书写了父亲在生命中的位置。

“人们在耳熟能详的朱自清名篇《背影》里，看到父亲蹒跚的背影，但是我们有把父亲爬过站台的那个胖胖身子掰过来，直面对视，看看父亲的眼里有什么？父亲的表情是怎样的？我觉得光看父亲的背影，我们永远长不大，永远超越不了。”庞余亮说。

《半个父亲在疼》蕴藏了作家对父亲、母亲以及个人私密成长史的坦诚书写。所谓“半个父亲”，是指父亲中风偏瘫，在生理意义上只剩下半个父亲。父亲去世后，2001年春天，庞余亮在路上看到一位中风偏瘫的老人，上前搀扶老人围着公园走了一圈，走的过程中仿佛闻到了父亲的气息。

当晚，他开始写《半个父亲在疼》，每当电脑键盘打到“父亲”，键盘都会抖，仿佛父亲不愿自己写作，因而每个“父亲”的出现，都有着沉重的力道。“1994年9月26日的我，是一个丧失了父亲的我。2003年5月15日的我，是一个丧失了母亲的我。那两个时间里，我挤干了全身的泪水。但过了一段时间，那被悲伤和绝望挤掉的水，也莫名其妙地回到了我的身体中，我仿佛是一只可耻的储水皮囊。”

作家路内觉得，庞余亮的笔法不太像常规的中国式散文——作者和父亲的关系有种微妙错位，仿佛庞余亮在作品中也站在半个父亲的立场上。“这种纯粹、诚实的写法，很打动我。一个作家一辈子只有一有机会写他父亲，这次写砸了，下次再写就没机会了。”

如果说《半个父亲在疼》是对父辈的挥别与回眸，那么小说《有的人》更多是一种反思与自省。“父亲是最孤独的人，因为他们总是先死。”一如小说



开篇的直白，庞余亮将他父子关系的思考融于整篇小说的细枝末节。“对于父亲的陌生感成了我生命中的空洞。写小说，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填充。希望借《有的人》，引导读者与父亲对视。从精神上勇敢审视父亲。”庞余亮说。

小说《有的人》讲述了诗人彭三郎、白若君和陈皮的中年际遇，把主人公被父亲阴影笼罩、心灵不胜重负的精神世界挖掘至深，透着戏剧性和荒诞感。这是一部中年人的妥协史，也是一个父亲的心灵成长史。“父亲没有跟我们商量，就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不安的窘迫的世界。他挡在我们的前面，有着令人厌恶的专横，亦有浑沌不堪的温暖……”在父辈身上，藏着我们个人的生命史密码。书写父辈、阅读父辈，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行程留待每位读者，去了解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

中文版悬疑剧《游戏》在沪上演

周野芒、贾景晖同台飙戏

本报讯（记者董薇菁）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捕鼠器戏剧工作室联合制作出品的中文版话剧《游戏》（原名《侦察》）昨晚起在美琪大戏院上演。这是一部只有两名演员的话剧，时隔七年，演员周野芒、贾景晖再度聚首，同台飙戏。

作品布局精巧，情节环环相扣，台词句句充满悬念。故事发生在一间豪华客厅里，祸事的开端是维克太太的移情别恋。安德鲁·维克先生出于好奇，决心会一会他的情敌、青年麦鲁·廷德。故事围绕老谋深算的作家和年轻的情人展开，两人之间相互博弈、相互算计，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层层铺开。

《游戏》看似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复仇故事，其实表现了两个不同身份的男人对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和处理方式。以《游戏》作为中文版剧名，源于主创对作品的解读。在这个戏中，用来包裹残忍内核的是戏谑的外壳——游戏。观众可以看到，偌大的舞台被楼梯被分割成多个演出区域，飞碟桌、台球桌、机器人、智力玩具等把舞台塞得满满当当。两名演员在客厅的各个角落寻找“线索”，而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箱子，静观好戏上演。

编剧安东尼·薛弗，是好莱坞知名的电影编剧。代表作《侦察》在英国伦敦首演后，转战百老汇，自1970年12月起共演出了千余场，并获得1971年

托尼奖最佳剧本奖。随后，安东尼·薛弗又亲自操刀，将它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由劳伦斯·奥利弗和迈克尔·凯恩主演。2007年，英国男星裘德·洛担任制作人，再次将这部作品搬上了银幕，迈克尔·凯恩饰演了与1973年版电影中不同的“安德鲁·维克”，与裘德·洛斗智斗勇。

“面对这样一个好剧本，我们心中其实一直想让它重回舞台。”该剧导演林奕说，“这部戏的演员选择非常重要，他们在上一次排演过程中碰撞出了火花，这非常宝贵，我们不想很轻易地调换演员。”担任中文版《游戏》主演的依旧是七年前的原班人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资深演员周野芒、贾景晖。周野芒近年来在话剧舞台上扮演了不少反面人物：在《怀疑》中，他是疑点重重的虐童神父；在《枕头人》中，他是虐待作家的警棍；在《无人声还》中，他是对公平公正有着病态追求的沃格雷法官……就在不久前，他再次出演了话剧《死亡陷阱》，饰演利欲熏心的悬疑剧作家西德尼；这一次，他化身杀人凶手安德鲁·维克。周野芒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展现出人物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纠结，在他看来，这些角色都具有警示意义，让人们看到“恶”是为了更好地宣扬“善”。

中文版话剧《游戏》此轮演出将于9月16日结束。